

## 五一感怀

(组诗)  
马德银

一肩挑日月,两脚踏风尘。  
焊火花凝夜,锄痕土润春。  
营商邮递暖,教学杏坛真。  
广厦连云起,全凭劳动者。

## 插秧

烟雨空蒙水墨成。  
青蓑笠笠畛间行。  
鸪鹑催种声声唱,  
云雾绕山朵朵生。  
俯首插秧鸡啄米。  
抬头擦脸汗沾睛。  
欲待秧苗青绿后,  
横箫牛背听新声。

## 挖笋

春山雨后笋生纤,  
荷锄寻来破土尖。  
潜伏龙孙今出位。  
衣襟汗湿亦甘甜。

## 篾匠叹

劈竹成丝手艺真,  
编成竹器也艰辛,  
竹编手艺谁还学,  
常叹传承无后人。

## 锄头赞歌

有件农具真的牛,  
它的名字叫锄头。  
开荒种地都用它,  
它是农民好帮手。  
用锄头,有劲头,  
修堤筑坝开水沟。  
能栽花,能栽树,  
除草锄地不用愁。  
可搭桥,可铺路,  
不用电,不用油。  
农民用它修地球,  
工人用它筑高楼。  
铁锄头,像挖机,  
操作简单价格低,  
结构简单配件小,  
祖传宝贝好东西。  
能种地来能修路,  
勤劳用它能致富。  
不费油,不费水,  
只费胳膊和大腿。  
大禹用它治过水,  
愚公移山填过海,  
盘古用它开天地,  
神农用它挖药材。  
锄头好用又不贵,  
还可传给下一代。  
一代一代又一代,  
锄头真是好宝贝。

## 访五指岩

方益洪

五指岩高不可群,  
晴来雨去积清芬。  
野花无主空风露,  
大木非材失斧斤。  
溪上桥留昔人履,  
寺边塔认旧僧坟。  
羨他逸叟书为伴,  
老死山中悦白云。

## 大伯的哨子

□朱礼卓

小时候,我住在一个大四合院里,大伯就住我家隔壁。大伯是第五队的生产队长,那时觉得大伯可威风了,特别是他挂在胸前铮亮的哨子。

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爬上四合院的灰瓦檐角,我就听见隔壁木门响了。透过雕花木窗的缝隙,我看见大伯站在天井,掏出一个锃亮的哨子。嘟!哨声划破四合院的宁静。

大伯的哨子一响,男男女女走出家门,扛起锄头,挑起簸箕,戴上箬笠,嘴里喊着:出工喽

大伯的哨子从四合院响到上街沿,从上街沿响到半坑。哨子就是命令,出工队伍按照分工不同,各自带上不同的农具浩浩荡荡走出孝辈岭。出了孝辈岭,根据分工,一部分人到老婆岩坑,一部分到高山岩,一部分到百水塘坑。一到田里,大伙儿就忙碌起来,但也有偷懒的,总是磨洋工。这时候,大伯的哨子也会响起,嘟!嘟!短促的两声,算是警告。明事理的赶紧干活,不明事理的得意地扬起头,眼里发出挑衅的目光。这时候,大伯的哨子可不是两声了,变成了三声短促连吹两次:嘟嘟嘟!嘟嘟嘟!偷懒的人一听哨音的变化,知道队长给出严厉警告了,不敢懈怠。

10时许,大伯的哨子又响起来

了,那悦耳动听的声音告诉埋头干活的人,休息时间到啦!大伙儿捶着后腰相继走出农田,来到田埂上,找一个有树荫的地方休息。大伙儿喝几口装在茶桶里的清冽可口的茶,然后三个一群、五个一簇,谈笑打闹,疲劳在笑声中仿佛烟消云散了。大伯的哨子把握得恰到好处,等疲劳差不多散去,哨子又响起来,这时候的哨音听起来就没休息时的哨音那么悦耳了。大家懒洋洋地站起来,叹了一口气,走向赖以生存的田野。

倘若是夏天农忙时,中饭由家里的老人或孩子把午饭送到田里吃。午饭送到田里,若大伯的哨子还没有响起,送午饭的人在阴凉处各自找个地儿,把饭篮挂在树杈上。或到田里捡谷穗,或到附近山上摘地葱,民间也叫地茄、地石榴、红地茄,成熟时果实紫黑发亮,酸甜中带一丝涩味,是我们小时候的美味。

听到大伯的哨子响起,赶紧来到挂饭篮的地方,等待干活的家人吃饭。菜一般是自家种的,茄子、蒲瓜、丝瓜,肉极少,偶尔有腊肉炖萝卜钱。吃过饭可以在凉亭或树荫下午休一会,在知了的聒噪声中打盹,不用担心睡过头,哨子会及时提醒你起床啦!出工啦!于是,大伙儿迎着烈日投入下午的战斗。

## 姐姐学犁田

黄田

田野上,人来牛往,水光潋滟。别人家都是男人扶着犁,吆喝着牛,在田里荡起层层泥浪。只有我家那七亩多责任田,还纹丝不动。父亲想起这些,就吃不下饭,母亲则在一旁叹气。这个家,缺一个能扶起犁的人。那时谁也没想到,最后破解这个难题的,竟是我那尚未出嫁的姐姐。

父亲是老师,虽然会犁田,但只有放假才有时间回家帮忙。母亲年纪大了,只会干针线活。我和弟弟正在读书。当时姐姐20多岁,长得牛高马大,身板结实,能够吃苦耐劳,是生产队有名的铁姑娘,也是家里的顶梁柱。但是,在当地农村,自古以来犁田耙田是男子汉的活。姐姐初中毕业后,虽然干了多年农活,但犁轭却从来没碰过。

姐姐是在看到邻村的姑娘下田后,才动了心思。那天晚饭时,她撂下碗筷,声音不大:爸,妈,我想学犁田。父亲扶了扶眼镜,盯着她看了半晌。你说什么?他又问了一遍,声音里是满满的不可置信。母亲唉了一声,筷子掉在桌上:过去哪有姑娘家犁田的?那是男人做的事,你吃得那个苦?

可姐姐的脾气犟。她抬眼看了看父亲,声音不高,话里却带着股犟劲:男人做的,我就做不得?

父亲沉默着。请人犁田是一笔不小的开销,而女儿眼里的光,又让

他看到了一种陌生的、令人心颤的志气。许久,他吐出一句:你去学吧。只是这活儿累,可别哭鼻子。

学犁的第一天,姐姐就尝到了苦头。师傅手把手教,一松手,那犁轭在她手里就成了不驯的活物,东倒西歪。不是犁铧浅浅地浮在泥皮上,划拉不出沟,就是猛地一下深深扎进老底,把黄泥都翻了上来,沉重的泥坯压得老牛呼哧呼哧直喘粗气,任你怎么抽打吆喝,它索性钉在田里,一动不动。有几次,牛干脆一甩脖子,把牛轭从背上掀翻下来,溅了姐姐一身的泥水。她站在水田里,和那头同样倔强的老牛对视着,汗水混着泥水,从额发上成串地往下滴。

可她不服。那股在生产队里挣下铁姑娘名号的犟劲上来了。她咬咬牙,把裤腿扎得更高,抹一把脸,重新套好牛轭。几条蚂蚱悄悄地像钉子钉着她的小腿,她低头瞥了一眼,随手扯下甩进田里,眉头都没皱一下,只看着前方那歪歪扭扭的犁沟。一天、两天过去了,田埂上看热闹的人从窃窃私语到渐渐无声。泥水溅满了她的衣裤,沉重的犁轭似乎要把她的手掌磨穿,腰背酸痛得像是裂开。但她吆喝牛的声音,却一天比一天响亮、稳当。那歪斜的犁沟,也一天比一天变得笔直、均匀。

终于,她不但学会了犁,还学会了耙。经她耙过的水田,平平整整,

光滑如镜,插起秧来又快又稳。邻里乡亲们路过,没有不驻足夸赞的。那一年,姐姐的名字和她的事,像春风一样,吹遍了十里八乡。她成了我们村第一个真正扶起犁耙的姑娘。

前不久,我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。田埂边,马达咚咚响。我看见了姐姐,她已年过花甲,正熟练地操控着一台崭新的耕田机。那头曾与她较劲多年的老黄牛,早已不见踪影。它呀,早卖啦。姐姐关掉耕田机,笑着朝我走来,脸上舒展的皱纹里漾着满足,这家伙,比牛快多了,犁得又快又平,人也轻松。

夕阳的余晖洒在刚翻耕过的田地上,泥土的气息混合着青草香,扑面而来。她指着不远处一片更开阔的田地说:除了自家这几亩,还包了别人五亩。你姐夫在附近做水泥工和木工,忙时搭把手就行。现在种田,不但不用交粮纳税,国家还给补贴。她的话音渐渐融进暮色深处。

我望着姐姐身后那片被耕田机梳理得油黑发亮的土地,像刚从沉睡中苏醒,舒展而富有弹性。晚风拂过,炊烟袅袅,泥土芬芳漫入心脾。这片土地藏着平凡岁月,藏着汗水与智慧,也藏着一位女子一生的倔强和温柔。春去秋来,犁痕深深,所有坚韧与守望,都化作春泥里那悄然拔节的芽。